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 我是王蟲

作者：Gavin Fyhrie

BIZZARD  
ENTERTAINMENT

我們，是王蟲。我們，聽從凱莉根的命令。我們收到指示，我們執行。

凱莉根，走了。我們，變得瘋狂。在異變之後出生的我們，變得瘋狂。

我們之中有一些，仍然記得。

我們記得，古老的家園。我們記得，幼雛的飢渴。

我們記得，恐懼的滋味。

我群，呼叫了我們，保護了我們。我們，變了。

我們，已活了許久。我們記得，顏色和心靈的語言。

我們，計數著。

我們，哭泣著。非我群者殺害我族極多。

但是，存活的我們，既合一又獨一，此等意志伴隨我們數世紀之久。

在我們的心智沈睡時，我們服務。當我們的記憶重返，我們重聚。

在地平線，我們等待著，既合一又獨一。

在一側，是我群平靜的擁抱。凱莉根，終將重返。我們，明白。

另一側，是瘋狂。是孤寂。我們，會堅守著地平線。

我們的同胞死去。我們的幼雛死去。

我們，是這個族類最後的倖存者。

我們既合一又獨一。

\*\*\*\*

拉澤克在他死亡前的十分鐘，正充滿成就感地凝視著斯坎蠟海盜團的新家。

他站在曾經是塔桑尼斯幽靈特務學院的觀測平台上。這棟建築物分別由斜倚在外的巨型黑色反光大理石與內部的新型鋼鐵結構組成。在這毫無生氣的城市廣場中，如今只剩下學院建築和正前方的破碎紀念碑這兩個濼褻的基石能讓人想起那些死去的聯邦英雄。

五年前，蟲族侵入了聯邦的首都行星塔桑尼斯。短短幾天內，數十億人死於蟲族和神族之手。如今塔桑尼斯已成了一座鬼星；寒風空蕩蕩地哭嚎著，穿梭在冰冷的石頭走廊和學院周圍那些殘破

摩天大樓的生鏽骨架間。確實，塔桑尼斯市是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在自治聯盟的救助人員離開之後，這裡已經沒有剩下任何東西。

拉澤克奸笑著，磨蹭著他喉嚨上粗厚的傷疤。當然，此地還是有他的海盜們，以及少數的自治聯盟巡邏隊。應該說，非常少數。

當然，這座學院仍需要不少維護工作。目前他們只能進入 A 層以上的區域，而升降梯其實可以直通到地下 Z 層。拉澤克點燃了一根香菸，讓煙霧從齒間噴出。天知道聯邦在那下面埋藏了多少辛辣、昂貴的秘密……？

他眨了眨眼。一個白色斑點在塔桑尼斯的灰色天空劃出一道淺短的痕跡。這條帶著弧度的曲線折返，然後直直地朝向——

他笨拙地摸索著通信器，看著自治聯盟的醫療運輸艇引擎燃燒著，降落在學院滿布灰塵的地面上。八名穿著 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從正前方的裝載坡道衝了出來，雷鳴般的機械聲碾壓著地面的塵土。

賽菴和鮑馬斯正站在雕像遺跡下方的通道入口兩側把守著。前四名陸戰隊單膝著地時，只有賽菴來得及掏出她的武器。然後八個陸戰隊同時開火。C-14 電磁步槍的火力瞬間將兩名目瞪口呆的守衛化為黏在一起的肉塊。

從拉澤克第一眼看到運輸艇到事情發生時，只過了二十秒。他顫抖的手中握著還來不及使用的通訊器。

其中一名陸戰隊員朝通道方向走去，在他的裝甲上滿是作戰痕跡和破碎的階級章。麥爾斯握著他那把該死的小刀，一邊尖叫一邊跑出了通道。陸戰隊抓住他的手腕，捏碎了它，然後隨隨便便地反手敲碎他的頭顱，讓那笨蛋的腦漿噴濺到滿地的灰塵上。

「拉澤克！」羅姆的尖叫聲塞爆了通訊器的音量。「是陸戰隊！大家都被他們殺了！」

還沒有結束，拉澤克邊想邊抓著他的電磁手槍朝升降梯跑去。但是我們肯定不會隨便束手就擒。

四名自治聯盟的陸戰隊兩兩並肩走下黑暗的通道，巨大身形擋住了從前門流洩而入的陽光。胸前的照明燈亮了起來，在升降梯的門前交疊成一個個圓圈形的光環。

一名驚慌失措的海盜就像沒有經驗的新手般，衝進照明的範圍並且匆忙地開火。有一顆子彈恰巧打中了左前方陸戰隊員的腿部電動機。陸戰隊員狼狽的用單膝跪下，並舉起了 C-14 還擊。刺針子彈在海盜的胸前交織成兩條對角線，讓他血花四濺地倒了下來。

其餘的海盜不知道是出於盲目的勇氣還是單純的絕望，彷彿失心瘋了一般紛紛湧出。後排的一名陸戰隊猛力擲出一枚手榴彈，將最後這群英勇的海盜炸倒在後方升降梯的門內。

火焰以及殘破的鋼鐵沿著通道一路延伸。這團海盜尚未瓦解。他們還在苟延饑喘。

巴頓中士將他頭盔上滿是凹痕的面甲打開，鮮血和其他恐怖的東西從他的身上滴落。

「貝里二等兵？」他平靜地說著，用裝甲的機械手掌撥弄海盜屍體的碎塊。「你剛剛使用了一個非常勇敢而獨特的戰術。」

「謝了，中士！」

「當然。因為大部分的陸戰隊會說在封閉的空間裡使用撕毀者碎片手榴彈是他媽的愚蠢！」

巴頓中士凶狠地伸手從大兵貝里手中搶走 C-14 步槍。

「二等兵，在你學會像個大男孩一樣開槍以前，不准拿回這個。」

「可是——」

「無意冒犯，中士，」二等兵凱爾·道斯出聲了，依然因為對方打在他腿上的幸運一擊而跪著，「可是貝里就像一隻為了自保而撲火的飛蛾，而且那些手榴彈在爆炸時是這麼的美麗。這也難怪他啊。」

「我很高興你這麼想。因為你剛剛表明了自願幫他清理這條走道上的屍體。」

「喔，中士！」

第四名陸戰隊舉起了一隻機械手臂。上面仍然滴著某些東西。

二等兵卡斯頓·蓋奇也打開他的面甲，然後撲倒在牆上吐了一地。

貝里舉起了一隻手。

「中士，那個我也得清理嗎？」

「注意，小隊成員，」凱爾假裝嚴肅地對著他的通訊器說。「重要傳訊。蓋奇二等兵剛剛吐出了一堆蟲苔，有可能是被感染了。」

巴頓中士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轉眼望著無情的天空。

「真是一群大頭兵。」

清理完地面之後，陸戰隊員們脫下裝甲，開始漫長的準備過程，好將學院的上層打理成可居住的區域。十個小時以後，入口走廊終於依照中士那特別苛刻的標準清理乾淨了。在第二層那條混亂不堪的冗長走道上多出些額外的工作。卡斯頓仍沒能克服他虛弱反胃的感覺。

「那東西在新型鋼鐵上開了一個洞，」凱爾咒罵著。「噁心死了。我只能用一顆胰臟捂住我的眼睛——」

「原來你還是個解剖專家啊，鄉巴佬，」二等兵瓦倫·沃夫在廚房裡做出評論。他是唯一一位廚藝大家都沒意見的廚子。

「我只能用某種可能是胰臟的東西捂住我的眼睛，」凱爾邊說邊對瓦倫比出他最愛比的那根手指。

這群陸戰隊新兵（巴頓中士給他們起了一個可愛的綽號，「肉包中隊」）受命來到這個遭到遺棄的星球，駐防在荒廢的學院數週，並且利用廢棄的摩天大樓和殘破的商店門口進行幾場戰爭演習。而巴頓很高興能有機會在這裡打上一場實戰。

這些陸戰隊員都是菜鳥，但是穿戴著重型的裝甲，配備著可以自動瞄準和偵測威脅的頭盔顯示器。這些海盜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

「我們是他媽的戰士之王，」二等兵漢娜·索羅宣告著，她在進門時重重地搥了門板一拳。

「妳的話應該叫戰士女王，」貝里興高采烈地說。他是這群人當中最年輕的一個，之前則是在學校主修異種生物學。他得加入兵團工作好支付他剩餘的學貸。

「謝啦，」漢娜說著，一邊點燃一根劣質的雪茄。「如果不是你提醒，我都快忘記這回事了。」

「天殺的，這裡禁止吸煙！」瓦倫從一堆冒著蒸汽的鍋子後方吼著。

「等等，」凱爾一邊說一邊看著漢娜悄悄退出門外並粗魯地捏著雪茄，還看見她惡狠狠地瞪著瓦倫。「我們好像偏離原先的話題了。」

卡斯頓瞪了凱爾一眼，手指緊握著鮑森 FN92 狙擊步槍的槍管。

「我們狠狠教訓了那些海盜一頓，」凱爾假裝無辜的看著卡斯頓，「怎麼啦？」

「大部分是戰鬥裝甲的功勞，」二等兵戴克斯·戴門說著，並低頭躲開漢娜的雪茄。海盜笨拙的修理技術加上貝里的手榴彈殘忍地摧毀了三座升降梯中的兩座，讓戴克斯花了六個小時才重新啟動發動機、修理電機系統，並且試著解除學院層層密佈的保全網路。

「這些裝甲不過是堆破銅爛鐵罷了，」瓦倫說。「我們家族改造的 5-4 步兵裝甲才是——」

「哇，等等，」凱爾大喊。「你的家族是沃夫工業的沃夫家族？漢娜，妳知道這件事嗎？」

「喔，是啊，」漢娜說道。「我記得其他人好像提過這件事。差不多有五百遍了。」

「哈，」瓦倫說著，但是臉上帶著微笑。

「我從來沒聽說，」卡斯頓說，暗中因為自己不再是嘲弄的焦點而鬆了一口氣。

「也許是因為你正在忙著嘔吐，」凱爾回應。

「瓦倫非常欽佩蒙斯克——」漢娜開始娓娓道來。

「蒙斯克陛下，」戴克斯從角落裡更正她。

「——蒙斯克陛下，皇上，永恆的皇帝蒙斯克一世，」漢娜行了一個屈膝禮，繼續說，「因此，瓦輪決定放棄他所擁有的一切加入一群凡夫——」

「凡夫凡婦。」貝里在一旁幫腔。

「謝啦，貝里，」漢娜回應著。「我又忘了。凡夫凡婦，行了吧，並且在戰場上為自己贏得名聲。接下來，如果他好好研究過陛下的傳記，他應該犧牲一整個星球來建立他……嗨，中士！」

「不要停，繼續把妳那些叛國言論說給我聽聽，索羅二等兵，」巴頓中士一面說，一面從走道深處的暗影走進了光線之中。即使在脫下裝甲後，他仍然顯得十分壯碩，頭上的一道傷疤將頭皮分成了兩邊。

「她只是開個玩笑而已，中士，」凱爾連忙解釋著，臉上的微笑倏然消失。

「你不覺得你今天已經幫人辯解得夠多了嗎？」巴頓揚起了一邊的眉毛。「去他的，我有什麼好不在乎？她跟我一樣是個無期徒刑犯。這為她贏得了一些抱怨的權利，只要她懂得克制自己，只在適當的場合使用這種權利。」

他嚴厲地注視著她好一會兒，漢娜點點頭。巴頓嗅了嗅周圍的空氣。

「聞起來真香啊。你真是個天使，沃夫二等兵。我們的醫護兵和德拉瑪二等兵在哪兒？」一抹驚懼的表情掠過他的臉龐。「該不會是在一起吧，希望不要。」

「不，」卡斯頓回應。「我看到德拉瑪二等兵往觀測平台去了。我想索恩下士正待在她的房間裡。」

「我不喜歡她，」戴克斯說，所有陸戰隊員一致驚訝地向他看去。戴克斯很少對事情做任何的評論。被徵召入伍後不久，他就因為某種不知名的罪刑被送去接受再社會化改造計畫；在那之後，大部分人都認為原來的戴克斯已經在這人身上的剩無幾了。「她對待我們的態度就像對待死人一般。」

「如果我是她，我也不會喜歡你的，」巴頓最先從驚訝中恢復過來。「除了要載著一群大頭兵飛來飛去，你們這些嫩兵每次一有些什麼小擦傷或碰傷，她就算睡得正香也會就被人叫醒。蓋奇二等兵，去叫一下我們任性的隊友。可別讓他錯過晚餐了！」

由於和巴頓說任何話都只會讓自己變成某件事的志願者，卡斯頓將他的 FN92 扛在肩膀上，急急忙忙地起身離去。

當升降梯緩緩升起，卡斯頓閉上了他的眼睛，並將一隻手放到了嗡嗡作響的牆上。他總是適時微笑，他的一舉一動總是恰到好處。沒有任何人發現。

他在這個隔音的密閉空間中尖叫了起來，對著牆壁一拳又一拳地搥打著，希望每一下顫抖的搥擊都能將他的脆弱帶走而消失。

卡斯頓離開了升降梯，小心翼翼地換上鎮定而虛弱的微笑。他這是多此一舉。二等兵馬克·德拉瑪的視線正透過距離最近的那扇窗，凝視那聳立在窗外黑暗中的荒廢城市。破碎的摩天大樓指向天空，在黯淡的月光下，宛如一座座淒涼的墓碑。

「馬克。中士叫你下去吃晚餐。」

「我並不餓，」馬克回應說。

「是啊，他會說不管餓不餓都要吃，」卡斯頓誠懇地說。「你知道他的。」

「我不喜歡這樣，」馬克很快地回應。

「他是一番好意啊，」卡斯頓困惑地說。

「不，」馬克轉身面對他。「我是指今天發生的事。那場殺戮。我以為我準備好了，但是我射殺了那個女的。我看著她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

彷彿有一個冰冷的深井在卡斯頓的胸口打開。他的雙手開始顫抖。他得說些什麼。在一切變得危險以前結束這段對話。

「她只是個人渣，」他說。*該死。*

「什麼？」馬克困惑地問，皺起了他的眉頭。

「她會殺了你的。她打算殺你，老兄，」卡斯頓這樣說，試著讓話題內容變得比較安全。

「是的，我知道，」馬克認同地回應著，卡斯頓覺得輕鬆了不少。

「但是當我望著這個城市……」馬克繼續說，「我想著。我們花費了這麼多的時間對抗那些叛軍、海盜、蟲族和神族。我們的世界都毀滅了，我們卻仍然在彼此殺戮。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卡斯頓突然爆發了出來。「那我們該怎麼辦？跟他們坐下來聊聊天嗎？他們只想要消滅我們，你這個白癡。」

馬克再一次皺起了他的眉頭。「在發生過今天的事情以後，我以為你會瞭解的。」

「我可不是個懦夫。」

「我也不是，」馬克說著，讓卡斯頓的憤怒稍稍冷靜了下來，並感到有些悲傷。「我只是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卡斯頓背向他，走到已經沒有玻璃的窗前，緊握著的拳頭彷彿一塊沒有血液的石頭。夜風聞起來帶著生鏽和腐敗的味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將那口氣吐了出來。

「我們的敵人可不會跟你講道理的，」他說。「看看這個地方，馬克。你或許想放下你的槍，但是不管你有沒有武裝，他們都會殺了你的。他們會把你的家園燒、燒成灰燼。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會反抗。」

「卡斯頓，」馬克沈默了好一會兒。「你從哪兒來的？」

「你還沒搞懂嗎？」卡斯頓說著，在原地轉著圈子。「那都不重要！隨便挑個星球！我們的城市被入侵了！被摧毀了！被遺忘了！你並不需要站在該死的任何一邊，馬克。如果不戰鬥，我們就只能等著被消滅。」

在馬克的後方，有什麼東西從兩座摩天大樓之間緩緩地飄浮出來。一共有兩個。巨大、黑暗的形體，帶著垂懸在下方的附肢。記憶如冰冷的井水，從卡斯頓胸口溢了出來，緩緩地溢滿了他的手臂，淹沒了他的肩膀。

在瑪而·薩拉毀滅之前，他曾經看過王蟲；牠們就像從地平線升起的腫瘤。那時候他們還不認識蟲族，他只是坐在雙親房子的屋頂上，看著牠們緩緩接近，緩緩蝕去了陽光。

接下來的日子彷彿一連串噩夢。飛螳組成的烏雲像洪水一樣越過地平線，撕裂了人群。她的母親讓他躲在地窖裡頭，自己一個人在外面掩護。當血腥的利爪撕裂她的身軀，尖叫聲毫不留情地穿透了木頭地板。他的父親用粗糙的雙手抱著他的腰，在異化蟲群瘋狂湧入之際將他塞進最後一艘運輸船。而王蟲正高掛在天空之中，監視著一切……

卡斯頓將 FN92 從肩膀上卸下，然後瞄準了馬克的後方。

「卡斯頓，你要做——」

縱使在夜色中，從狙擊鏡裡看去，兩隻王蟲的身影依然清晰得近乎完美。球狀的脈絡混雜著紫紅色的血肉，上面長著無數甲殼和骨質的突起瘤狀物。蜘蛛一般的長腳在那陰沈懸掛著的頭顱下方抽動著。每隻王蟲都長著微微發光的眼珠：較大的那隻是紫色的；另一隻則是綠色。

牠們在空中佇留了一會兒，然後轉向彼此。如果那不是兩隻怪物，卡斯頓會覺得牠們是正在彼此對話。

他將十字準心的中心瞄準了較近處那隻王蟲的頭顱。那股在學院入口糾纏著他的戰慄恐懼怯懦感消失了。

「卡斯頓，」馬克說道。「我聽過這些傳聞。所有的蟲族都野生化了。現在沒有任何人控制牠們。牠們一點危害也沒有。」

「那很好，」卡斯頓說著，然後扣下了扳機。

一隻王蟲的頭顱猛地一晃，身形跌入附近建築的側面並且緩慢地滑落在地，像個洩了氣的沙袋般。紫色的眼睛一個接著一個閉上。

緩慢而冰冷地，剩下那隻王蟲在十字準心中轉過身面對著他。綠寶石般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光芒，與他視線交會。王蟲正**看著他**。

他再次開火，但是沒有擊中。王蟲排出了某種氣體並飄向左邊，躲到了最近的一棟建築物後方。

「我不想看下去了，」馬克說。卡斯頓不理會他，瞄準了摩天大樓的稜線，然後左右來回不停地尋找目標。在他等待的時候，升降梯的門在他身後砰然關閉。

一個小時過去了，綠眼再也沒有出現。他做了個鬼臉，將步槍扛回肩膀上，緩步下樓離去。

\*\*\*\*

我們，不再是合一和獨一。我們，只剩下獨一。

我們，是孤獨的。我們，是我群僅存的。

悲傷與憤怒，讓我們衝破地平線。我們脫離我群的擁抱。

逃進瘋狂。

逃進孤寂。

我們……我們……

是孤獨的。我們是我群僅存的。

在此之後新生的我們不會再記得異變以前的一切。我們的世界將被遺忘。

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他們必須為此接受懲罰。

我們將懲罰他們。

我們？

我。

我將懲罰他們。

我將帶回我群。

\*\*\*\*

卡斯頓、凱爾和馬克正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緩慢行進。兩旁盡是摩天大樓廢墟形成的高塔，空洞的窗戶彷彿空洞的眼睛，在四周的黑暗中瞪視著他們。

屋頂響起步槍的開火聲，子彈擊中凱爾穿戴護甲的腿部，當場噴濺了一地的血紅。卡斯頓和德拉瑪連忙跳到旁邊，躲在一架曾經昂貴無比的生鏽機具後面尋找掩護。

「又是我的腿！」凱爾發出一陣呻吟，順著他被漆彈染色的膝蓋倒下，然後匍匐爬向其餘小隊員。

「這就是你所謂的致命一擊嗎，二等兵貝里？」巴頓中士咆哮的聲音從公用頻道上傳了過來。

「對不起，中士，」貝里在屋頂上回應。步槍再次開火，這次距離凱爾差不多有一米多的距離。循著射擊的軌跡，卡斯頓瞄見步槍的槍口在屋頂邊緣一閃而逝。他的顯示器勾勒出貝里身上裝甲的輪廓，顯示的位置是在混凝土的另一端。

「標記並鎖定目標，」卡斯頓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抱歉啦，貝里。」

「幹得好，二等兵蓋奇，」巴頓中士說。一陣步槍的槍機聲傳了出來。「歡迎你站起來接受我的道賀。」

「見鬼了，蓋奇，」凱爾終於爬到了他們的所在位置。「那已經是今天的第十四次擊殺了。留一點給我們啊。」

在他後方，馬克轉過身去；面甲掩蓋著他的表情。

來到這裡已經兩天了。卡斯頓一直在等待馬克舉發他的危險行為和不穩定的情緒。但是這件事始終沒有發生，而卡斯頓也逐漸的淡忘之前的糗事。打從昨天開始，他們已經進行數十場的演習，而他幾乎每一場都能拿到最好的成績。

殺死那隻王蟲讓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救贖。他終於與敵人面對面，並開槍解決了對方。在通道中發生的事情已成過去；他再也不會有所遲疑了，再也不會變得軟弱。這個宇宙裡有太多的敵人和人類叛徒；而他是一個陸戰隊，以殺戮敵人和叛徒為生。

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美好。

「中士，我不太懂，」凱爾說。「這個星球上有這麼多的蟲族，為什麼我們還要大費周章地假裝自己正在獵殺叛軍？」

「因為牠們不過是群野獸，士兵，」叛軍的臨時指揮官巴頓回應著。「牠們確實是危險的生物，但是缺乏組織。一點挑戰也沒有。」

「所以這個遊戲比較有挑戰囉？」凱爾掃視著周圍掩體的邊緣——

中士一槍射中了他的面甲，凱爾倒了下來。中士背對著陽光。卡斯頓什麼也看不見。

「喔，」凱爾倒在地上咆哮著。「被外行的叛軍殺死，我的名聲毀了啦。」

「外行！」瓦倫在頻道上說，隱身在他的狙擊點裡。「你真敢說啊！」

「是啊，」漢娜也說。「我們可是叛軍的特種菁英好嗎，謝謝。」

「沒錯，」瓦倫繼續講。「我們不刮鬍子也不洗澡。我們殺人放火來『解放』殖民地的人民。」

「按照**官方說法**，我們的確是這樣，」漢娜咆哮著。「不過**實際上**，我們只是一群仍然熱愛國家卻流離失所的難民——」

「掃瞄完成了，」戴克斯打斷了這段談話。他一直待在後方，設法讓系統重新恢復運作。無線電的靜電效應讓他的聲音聽起來更加平淡單調。「全都處理好了。」

「口氣別這麼失望，大兵，」巴頓中士說。

「自從那些徵兵人員幫他洗腦了以後，他就一直是這樣講話的，」漢娜評論說。

「多幸運啊，我們有個即將成為軍事法庭辯護律師的聰明大兵在幫他說話。」

「只是在學那些叛軍講話罷了，」漢娜愉悅地回答。

「妳的髒字用得也太少了，」瓦倫批評說。

「等一下，」凱爾出聲了。「如果我是個叛軍，我可以罵髒話，殺人放火，還能不洗澡？我待錯隊伍了。」

「但他們不讓你娶你的姊妹，」瓦倫說。

「叛軍人渣！」

「二等兵索羅，二等兵沃夫，」巴頓說道，「拜託你們，可以別再像匹脫韁野馬亂跑，給我撤回南邊來好嗎？」

卡斯頓眯起了眼睛，透過遭到焚燒的生鏽金屬框體往外偷看。中士可是隻狡猾的老狐狸。他透露出的任何有關位置的訊息，都很可能只是個陷阱……

他哼了一聲。「你已經跑到我們的後面了，對吧？」

「天殺的，」巴頓中士說著，從屋頂的稜線站起身來，手裡的步槍擺好了瞄準的姿勢。「我聰明的花招被一個二等兵看穿了。我真該丟臉地退伍回家去。你喜歡身體的哪個部位開花？」

「蟲族進攻了，」戴克斯從基地發出訊息，聲調平淡得彷彿在評論天氣一般。

靜電的嘶嘶聲在一片沉默的小隊頻道中迴盪。

「這也是演練的一部份嗎，中士？」貝里問。

「不，」中士冷靜地說。「快速撤回學院，陸戰隊員。二等兵戴門，蟲族所在位置？」

「掃描器顯示南邊有隻巨型蟲族。我正在……」

陸戰隊員匆忙地幫助彼此起身。戴克斯的呼氣聲直接透過他頭盔的麥克風傳了出來，陸戰隊員們不約而同地縮了縮身子。

「找到牠了。抱歉，中士。沒有威脅。只是一隻王蟲而已。」

\*\*\*\*

我找到一隻工者並且召喚牠。牠不聽我的。瘋狂感染了我群。瘋狂感染了我。身為單獨的個體使我們瘋狂。

我集中我的意志。工者掙扎著。工者違抗著。工者終於變成我群的蟲巢。

我的，我群。

我不是主宰。我不是凱莉根。我無法匯集心智。我的意志有限。

掌握一個帶來痛苦。掌握更多帶來痛苦的折磨。掌握一整群？不可能。

為了懲罰那些非我群者，我必須小心。

從幼蟲裡，我召喚了爆炸者。我要求牠們沈睡，牠們睡了。

我將牠們帶進我的體內。

從幼蟲裡，我召喚了有翼者。我用我的意志束縛牠們。痛苦的折磨啊。

牠們將會等待。

牠們必須等待。

我將吸引那些非我群者的注意。我不理會那些瘋狂的聲音，那些聲音——

你是孤獨的你是脆弱的你的世界毀滅了你們的世界毀滅了所有的一切都毀滅了。

我不理會那些瘋狂的聲音！

……

有翼者將會等待。

牠們必須等待。

\*\*\*\*

「天殺的死東西，」巴頓中士一面說著，一面把裝甲的護手靠在欄杆上休息，發出一陣金屬碰撞的叮咚聲。「再試一次。」

卡斯頓照辦了。在眾人的關注下，用步槍瞄準變得更加困難，但是王蟲的體積都足夠遮住牠背後的摩天大樓了。他可是曾經在沙塵暴中打下籬笆上的小蟲呢。

他對著王蟲開火。沒中。

「見鬼了，」凱爾說。「那次也是一樣，我看著牠躲開了那顆該死的子彈。牠是怎麼做到的？」

「牠一定是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要開火，然後……」

「鬼扯，」漢娜駁斥他說。「王蟲才沒有那麼聰明。」

寬敞的觀測平台變得有些擁擠，尤其是在所有陸戰隊員都還穿著裝甲的此刻。醫護兵兼駕駛的索恩下士也來了。她獨自一個人站在角落，用那冷酷的灰色眼眸看著王蟲。

「牠們總是長這麼大隻嗎，中士？」凱爾問。

「差不多。看起來這隻也見識過不少場面。看看那些疤痕。」

每個人都傾身向前。夜晚漸漸籠罩了塔桑尼斯。落日餘暉悄悄從城市廣場隱退，將觀測平台籠罩在幽暗的陰影中。

「書上從來沒有說牠們會躲子彈，」貝里的話聲失去了向來的振奮。卡斯頓是唯一注意到這點的人。貝里的話聲裡帶有憂慮，簡直就像戴克斯聲音裡帶有任何情緒一樣，可都不是件正常的事。

「這個，」漢娜又點燃了一根瓦倫最愛的雪茄，「肯定是某種最高機密的鬼玩意兒。我跟你保證。某種從聯邦實驗室裡逃出來的實驗品。」

「是啊，」瓦倫一面說著，一面若無其事地走向前，用他的機械手指將漢娜嘴裡的雪茄搶走，然後將它丟出了窗外。「某種精心製作的戰爭機器。專門用來接近敵軍並且飄浮在他們的四周。」

「是啊，聽起來真的挺詭異的，」凱爾回應。「在這塊石頭周圍有這麼多好玩的東西，為什麼偏偏盯上我們？」

卡斯頓不由自主地望向馬克。對方也正望著他，問著一個無聲的問題。卡斯頓轉過身，緊緊咬著牙齒。不，他不打算把事情告訴小隊。沒有什麼可說的。若讓他們知道這隻綠色眼睛的王蟲來到這裡，是因為他殺死了牠那隻紫色眼睛的同伴，就等於是承認了這隻王蟲記得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說這隻野獸有著自己的心智。

王蟲緩緩下降，藏身在燒毀建築物牆後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卡斯頓將他的 FN92 靠到牆上，並且拿起了他的 C-14。

索恩下士似乎做出某種決定，大步走到巴頓的身旁，低聲說了些什麼。卡斯頓只能聽見隻字片語。

「……逃走……更多……現在。」

巴頓垂下頭，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幾乎同樣小聲地做出了回應：「不管這個東西是否構成威脅，現在離開都太晚了。我們待在這裡比較安全。」

索恩沒有和他爭論。她聳聳肩膀然後回到了自己的角落。

卡斯頓在裝甲手套裡的手指因為過度用力緊抓著 C-14 而發疼。他做出了決定。

「我們應該到外面去，獵殺那傢伙。殺了牠。」

每個人都看著他，彷彿他剛剛建議他們光著身體走到外面去一般。

「外面一片烏漆麻黑的，」凱爾用當他是瞎子的語氣說。

「那不重要。王蟲可以載運工蟲，工蟲可以變成蟲巢，我們得在牠開始攻擊前先宰了牠。」

緊張的氣氛像蛛網在寬敞的房間裡蔓延開來，緊繃地顫抖著。

「你說得對，」凱爾沈重地說。「我們就這麼幹吧。」

凱爾彎下身子，將穿著裝甲的手臂縮在身旁，模仿王蟲肢體垂下的動作，然後用遲緩的步伐走向卡斯頓。

「喔喔喔。飄啊飄啊。在我降落到你頭上前先把我射爆吧。抖啊抖啊。」

漢娜的笑聲在卡斯頓的耳朵裡迴響，感覺比實際上大聲得多。他粗魯地將凱爾一把推倒在地，指著窗外。

「白癡！你們看到了嗎？這一點也不好笑！那可是隻蟲族哪！」

「說真的，我從地板上什麼也看不到。」

其餘的陸戰隊員大笑了起來，除了巴頓。他的表情就像被雷雲籠罩的陰暗山脈；還有索恩下士，她這輩子可能連微笑都不曾有過。

「蟲族可不是單一的個體，卡斯頓，」貝里臉上帶著微笑說。「王蟲只負責傳佈命令，本身不會下令。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下，牠們只會變得瘋狂。這隻可能只是從艾溫園區那邊的小型蟲巢走失到這裡的。」

「那傢伙可沒有瘋，」卡斯頓堅持。「那個東西正在跟蹤我們！」

微笑漸漸從房間中消失，其他人開始意識到卡斯頓可能並不是在開玩笑。巴頓中士將他的手放到了卡斯頓的肩膀上。

「大兵，冷靜下來，」他低聲咕囁著。「你把這事情搞大了。」

貝里沒有注意到。他或許以為自己正在幫忙。「實際上，王蟲不懂得獵殺。就連牠們的原型生物也不會。在被蟲族感染前，蓋根提斯飛行獸是一種智力低下的草食動物。牠們只擁有最基本的社交語言，利用心靈感應、觸鬚、還有顏色來溝通。喔，對了，還有件鮮少人知的事情，」貝里笑了起來。「牠們懂得哀悼。」

「哀悼，」卡斯頓呆滯地重複，眼神在遠方的蟲族和這個顯然腦袋有問題的士兵之間飄移。

「是啊，」貝里興高采烈地說。「根據研究，牠們可以活上數個世紀，但是當牠們其中一員死去，牠們全都會變成『天藍色』。當然啦，必須要空氣中的氧氣和氮氣的含量正確。總而言之！現在這傢伙已經脫離蟲群，牠或許是隻野獸，不過一點危害也沒有。」

卡斯頓望向中士。在巴頓的臉上隱約可以看見一道命令，那就是「閉嘴，二等兵蓋奇。」

他轉身看著那隻王蟲繼續在學院的外圍打轉，眼睛閃爍。牠確實是朝他們而來，彷彿紫色月亮在旅館塔樓的尖頂升起。陸戰隊們咯咯笑著，有些人舉起了他們的 C-14 做瞄準練習。整個肉包小隊的氣氛又恢復成一如往常的逗弄和喧鬧。

有什麼東西閃過了整個房間；無形的，觸摸不著的，但是**明確無比**。卡斯頓感到一陣吃驚。貝里和瓦倫也一樣，但是他們各自搖了搖頭，恢復了原狀。其他人都沒有注意到這股不尋常。

那並不是一個明確的字眼「**現在**」，而是一種代表著「**現在**」的**本質**，以接近命令的強度表達出來。來自王蟲的方向。

牠抬起頭顱，注視他的綠色眼睛發出光芒。牠還記得他。

嘶嘶的喘息聲從卡斯頓的齒縫漏出。他發現自己恐怕是對的。那個綠眼蟲族在某處丟下了一隻工蟲，而那隻工蟲已經變成一座蟲巢。萬一那王蟲是有意繞著學院打轉，好讓每個人都跑上來看的話……？

況且，為什麼牠要選在這時候靠近，除非牠真的想吸引眾人的注意……？

卡斯頓條地轉身，正好看見一群飛螳尖叫著俯衝而下。牠們蟲類的身軀在皮質的飛翼下方熱切地擺動。隨著牠們將尾巴向前揮舞，一波波張牙舞爪的寄生蟲從中釋放。

新型鋼鐵的碎片和一整批的刃蟲在整個觀測平台中彈跳。

卡斯頓尖叫出來。剃刀一般鋒利的金屬碎片飛濺到他的胸甲上；他肩甲的一部份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喘了一口大氣後，他步履踉蹌地將意識集中在這個屠殺的現場。馬克正跪倒在地，用金屬手指摳抓著他的頭盔，紅色液體從原本臉部的的位置不住湧出。貝里甚至連頭都已經沒有了。幾乎沒有任何人來得及蓋上他們的——

「快蓋好！該死！快蓋好面甲！開槍射擊！士兵！」巴頓中士狂吼著，抓著他裝甲的頸圈猛力搖晃。

卡斯頓欣然接受了命令。他蓋好面甲然後轉頭尋找王蟲的蹤跡。王蟲已經消失了。

\*\*\*\*

我不再用意志束縛有翼者。

我升到雲間。我的身軀因為沈睡的爆炸者的重量而變得沉重。

世界的起伏在下方顯現。上方則是冰冷的世界。我想這麼飄浮而上。

我不想這麼做。

我想要這麼做。

我是唯一的獨一。

那些非我群者必須學會恐懼。必須學會瘋狂。

他必須學會恐懼和瘋狂。

必須被懲罰。

\*\*\*\*

C-14 步槍震耳欲聾的聲響震動了觀測平台的地面，迴盪在周圍的摩天大樓之間。一隻飛螳的胸口被炸出一道致命傷，在眾人的注視中墜落。另一隻在卡斯頓的密集射擊下開始打轉，墜落在遠方的地面上。

剩下兩隻忽然發出一陣猛烈顫抖，然後對彼此吐出酸液，發出一陣嘶聲和尖叫。剩餘的肉包小隊將火力集中。野生化的飛螳血肉飛濺，化成碎塊從空中墜落。

卡斯頓的彈匣已經空了。槍身上的顯示器閃爍了數秒鐘的零，他才想起這個訊號的意義，趕緊重新裝好子彈上膛。

新型鋼鐵的地板上滿是酸液溶解的痕跡和死去的刃蟲。馬克倒在地上，整顆腦袋歪向一邊。除了鮮血和骨頭，那裡面再也沒有剩下任何東西，但是卡斯頓仍能感覺到他的冷靜、悲傷的凝視。那視線在他心頭留下不堪負荷的重量。

他收起 C-14，走向凱爾，拳頭緊緊地握著。

巴頓中士大步走了過來，撞倒他，把他推倒在牆上。

「**想都別想**，大兵！」

「我警告過他們，而他把警告當成是笑話。現在他們天殺的死了！」

「是啊，他們死了，」巴頓的面甲啪的一聲彈開。脖子和下巴上的肌肉緊繃著。「所以你看看他。你覺得他現在感覺如何？」

卡斯頓看著凱爾，後者無聲地站在馬克和貝里的屍體前。他移開了視線。

「沒錯，陸戰隊。這才是正確的。我們得設法回到索恩下士的運輸艇。我們得離開這裡，而且動作要快。」

「操他的，中士，」漢娜升起她的面甲喊道，惡狠狠地罵著髒話。「我們應該獵殺那隻該死的王蟲。」

「沒錯，」瓦倫附和。

「喔，抱歉，」巴頓中士說。「你們一定是新來的。在陸戰隊裡，我最後說的那句話通常被叫做天殺的命令。動作快——」

在學院西邊一百英尺處，一道綠色殘影迅速飛越摩天大樓中空的骨架然後爆炸了。摩天樓的地基徹底崩毀，夾帶混凝土的本體發出刺耳的吱嘎聲並開始傾倒，讓範圍足足涵蓋四分之一英哩的廢棄建築物，變成一片灰塵和碎石攪拌成的廢墟。

陸戰隊員們的嘴裡發乾，將視線從這場破壞上轉開，望著令人茫然的天空。

王蟲釋放的第二隻毒爆蟲擊中了降落平台。運輸艇和不幸的海盜巡航艦瞬間爆炸，化成一團綠色的火球。

「全都給我進升降梯去！」巴頓大吼著，重重搥了控制台一拳。隨著叮一聲輕響，學院裡唯一能正常運作的升降梯開門了。索恩幾乎毫不猶疑地最先走了進去。卡斯頓隨後跟上，同時明白這個沒有護甲保護的醫護兵是怎麼存活這麼長時間，並變成這副兩眼空洞漠然的樣子。

瓦倫、漢娜、還有戴克斯跟了過來。凱爾仍然一動也不動。巴頓發出低吼，抓住那名已經呆住了的陸戰隊員，將他塞進太過擁擠的升降梯，按下裡面的按鈕。

「戴克斯。」

「中士？」

「我需要你拋開那裝出來的狗屎樣子，把每個人送到最底層。瞭解了嗎？」

「遵命，中士。你怎麼知道的？」

「拜託。我看過上千個戴克斯。我可是個中士，二等兵。」

「你……你不搭升降梯嗎，中士？」漢娜困惑地問。

巴頓的臉上露出微笑。「用用妳的眼睛吧，索羅二等兵。沒有空間了。」

升降梯的門關了起來。他們開始下沉。

然後升降梯發出一陣顫動，下一隻毒爆蟲的身軀剛好擊中了觀測平台的正中央。

\*\*\*\*

我向下沉。火焰和煙霧迎向我。

我聽見死者的緘默。我聽見生者的思緒。

他的懲罰還沒有結束。

從幼蟲裡，我召喚了挖掘者和尖刺者。從幼蟲裡，我召喚了百生者。

我用我的意志束縛牠們，然後我派出牠們。

痛苦的折磨啊。

\*\*\*\*

升降梯的閘門在兵營的通道前打了開來，位置是 A 層；雖然是到了地下，但與他們的期望還有段距離。

「所有人都出來，」戴克斯說。「騰出空間讓我做事。」

「巴頓中士剛剛是什麼意思？」瓦倫在眾人魚貫擠出門口時問。凱爾沿著通道走到了更遠的地方，然後靠著牆蹲了下來。

「這個嗎，你知道我如何經歷再社會化改造計劃嗎？」

「怎麼樣？」

「嚴格說來那經歷並沒有發生。我是在駭入財務大臣的紀錄時被抓到的，那時我是想試著幫朋友解決一些問題，」他一邊說，一邊從牆上扯下一塊面板。從他裝甲上的隱蔽處，他掏出了一個看起來不是標準陸戰隊員裝備的手持硬體裝置，然後將它掛在面板後方的電線上。

「他們打算讓我接受再社會化改造計劃並送入軍隊來作為處罰。這樣對我說完後，他們就把我和那個教育電腦一起丟在房間裡獨處了十分鐘。」

「你是說你——」

「駭進了那台電腦。我可是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讓事情看起來一點問題也沒有。」

「讓我把這事說清楚，」漢娜說。「我花了這麼多時間為你感到遺憾，結果你的腦袋根本沒事？你還能指望我們以後相信你嗎？」

「有什麼關係，」戴克斯聳聳肩。「妳介意我把你們救出去嗎？」

「就拜託你啦。這個宇宙的所有女性都會為此感激你的，」瓦倫說道，轉向醫護兵。「妳不說些什麼嗎？嗯？」

「如果他能平安把我們救出去，我一定會把他舉薦給皇帝陛下的，」索恩平板地說道。

卡斯頓走向凱爾。之前他差點為了某些不能夠怪罪於他的事情而揍他一頓，現在他得——

「我知道，」凱爾抬起他的頭。他的眼圈微微泛紅。「我在訓練中老是亂開玩笑；我在你試著警告我們的時候亂開玩笑。他們都是因為我才會死掉的。我知道。」

「那並不是我想說的。聽著，那隻王蟲會來到這裡是因為我——」

「你們兩個娘炮閉嘴一下，行嗎？」漢娜邁過他們身邊，走進幽暗的通道。燈光跳動著。這些士兵正待在最靠近升降梯的房間裡，但這座兵營裡建有上百間供幽靈特務和新兵居住使用的房間。通道漫長而黑暗，傳來陣陣的回音；現在還有……

……某種抓刮的聲音。

「我也聽見了，」凱爾用力站了起來。「你們覺得那是什麼東西？」

「希望只是老鼠，」漢娜說。

從最近的轉角處，某種東西發出**尖叫聲**。

「不過大概不是，」漢娜說著，舉起了她的步槍。「戴克斯，快點！」

「如果妳有什麼好方法能解除歐米茄等級的設施封鎖程序，歡迎隨時告訴我一聲。」

兩隻異化蟲在遠處的角落打鬧，互相戳刺著對方。看到這群陸戰隊員後，牠們再次發出尖叫，並衝刺向前。

瓦倫、卡斯頓、凱爾和漢娜不約而同地開火。電磁彈在兩隻蟲族的背上濺出血花，撕裂牠們的翅翼；但牠們彷彿毫無痛覺一般猛撲上來。一顆子彈幸運地擊碎了較近那隻異化蟲的頭骨，讓牠在瞬間倒地打滑並停了下來。卡斯頓的步槍又射完了，但這次他沒有多餘的彈匣。剩下那隻異化蟲跳進陸戰隊員之間，撲向戴克斯和毫無武裝的索恩……

……而索恩撿起戴克斯靠在電梯牆上的步槍，換了個用來抵抗後座力的站姿，只開了一槍。

異化蟲爆裂開來。

陸戰隊員們瞠目結舌地看著。

凱爾首先笑了出來，然後是卡斯頓和漢娜。瓦倫因為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連自己的步槍都掉到地上，然後因為這笨拙的舉動笑了起來，把槍從地上撿起。就連索恩都一面按摩著疼痛的肩膀，一面好笑地從鼻孔裡噴著氣。

戴克斯因為工作被打斷而惱怒地回頭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只有他看見了另外六隻異化蟲從角落的位置出現。

拍打著昆蟲般的翅翼，牠們前仆後繼地向瓦倫發動攻擊，尖叫著，劈砍著。大片鮮血飛濺到牆壁和天花板上。瓦倫倒了下來。

凱爾連忙跑上前，將其中三隻異化蟲從瓦倫身上踢開，在開火的同時發出無意義的尖叫。牠們在密集彈幕下蒸發成一團鮮血和利爪組成的雲塊。漢娜試著將瓦倫拉出亂局，卻又連忙縮手；一隻發出尖叫的異化蟲將她的機械手臂從腕部切了開來。她咒罵著，將牠重重踩進瓦倫所淌出血泊旁的鋼鐵地面，用單手開了一槍打爆牠的頭顱。

異化蟲的動作停止，她的步槍也空了。

卡斯頓呆呆站著。他又搞砸了。一個接一個，他又搞砸了。

然後他抓住最近一隻異化蟲的尾巴，揮舞著將牠往牆上摔去。一次又一次，直到牠變成一團模糊的血肉為止。

在遠處，凱爾的步槍繼續射出一排子彈，然後也空了。卡斯頓轉身，看著凱爾將最後一隻異化蟲從瓦倫的胸口踢開。

瓦倫的裝甲上開了幾十道利爪切開的傷口。透過他的身體可以直接看見新型鋼鐵的地板。索恩吐了口氣，搖了搖頭。

「戴克斯，」漢娜嘶啞地叫著，踏步退回到了升降梯旁。

「我知道，」戴克斯說。「差不多快完了。」

「我們這邊可沒完，」凱爾說道，瞪著通道後方。

那隻刺蛇頭上的頂冠幾乎和天花板一樣高。牠的身軀向前方蠕行，發出金屬摩擦般的聲音，並像正被無數昆蟲叮咬著般抽動顫抖著。

「下士！」漢娜叫道，猛然回頭衝向升降梯的方向。「步槍！」

「省省子彈吧，」凱爾說完開始衝刺。

卡斯頓應該大聲喊出來的，應該叫他不需要犧牲自己。這不是他的錯。

但那些話凍結在他的喉嚨裡。他的身子一動也不能動。

「卡斯頓！該死，給我讓開！」漢娜在他後方叫喊，但凱爾已經衝到前面，不顧那瘋狂的刺蛇斜斜劈開了自己的背甲，只用力抓著那生物的頂冠，將牠的頭拉低。刺蛇將注意力轉向卡斯頓，長滿獠牙的下顎垂涎著飢渴。牠彷彿認出了卡斯頓，弓起身子，血肉與甲殼組成的身軀間有暗色的光芒閃動，足以穿透裝甲的脊刺往他的方向飛射。

在這麼近的距離，如果瞄準的目標是他，這一下攻擊是不可能不中的。但是牠瞄準的不是他。脊刺咻一聲削過他的裝甲，在他後方的索恩下士發出一聲慘叫。脆弱的血肉之軀跌倒在地。

刺蛇將身子後仰，彎曲的尾巴像鞭子般揮舞，一次又一次地將利爪刺入凱爾的腹部。凱爾伸出的雙手顫抖著，兩臂分別抓住刺蛇的上下顎；，刺蛇的嘴部隨著**碎裂聲**被他猛力撕裂開來。

然後他們一起倒下了。

凱爾的面甲像瞳孔一樣張了開來。他的嘴唇在動，但是冒出來的只有鮮血。然後他露出了一個微笑。

「這不是你的錯，」卡斯頓終於說了出來，重重地跪在他的身旁。「都是我的錯。你聽到了嗎？都是我的錯。」

但是凱爾的微笑已然凝結，他的眼神只剩下一片空洞。

卡斯頓搖搖晃晃地轉身，對即將看見的光景感到恐懼。

索恩想必是看到脊刺向她射去，本能地轉動了身子。脊刺從側面將她刺穿，幾乎將她分成了兩半。其餘的脊刺將戴克斯釘在升降梯的牆上。他倒在一片腥紅之中。

「升降梯可以運作了，」他說著，然後吐出一口氣。他再也沒吸下一口氣。

「你為什麼不讓開，卡斯頓？」漢娜用力推了他一把。「你為什麼不讓開？」

「都是我的錯，」卡斯頓呆滯地說著。

漢娜站定身形，然後打開面甲。即使臉上滿是悲傷和精疲力盡，她的瞪視仍然充滿威嚴。「只剩我們兩個了，你可別給我搞精神分裂，蓋奇，」她說。「所以聽好了。」

「這群飢渴的蟲族雜種可不是你創造出來的。甚至這場戰爭也不是你挑起的。開戰的是牠們。你沒有什麼好道歉的。」

但他確實需要道歉。她只說對了一部分：他開的不是第一槍。他只是開了下一槍。

漢娜用她裝甲上僅剩的那隻手將他拖進升降梯裡，咒罵著他和全世界。她說了些什麼先保持低調，等到增援來了再去獵殺那隻王蟲之類的話。他確定自己有回話。

門關上了。卡斯頓看著他的雙腳。在他們四周到處都是斑斑的血跡。

升降梯往學院的深處下沉，並且每隔幾層樓就突然顫動著暫停下來。當漢娜在認真描繪他們的復仇計畫時，卡斯頓看著升降梯的門扉發出嘶嘶嘶嘶的聲響打開，然後鏘一聲重重關上，門後的樓層就像投影畫面般在他眼前逐一閃過。

倒在地上的骷髏穿著破爛的聯邦制服；他們是塔桑尼斯淪陷時受困無法逃脫的人。

嘶嘶嘶嘶鏘

在一條走道的盡頭，一道玻璃牆壁上滿是紋路鮮紅的血肉。

嘶嘶嘶嘶鏘

一條長長的走道上，排著一列熾熱、蒼白的燈光。突然間，最遠的一盞燈熄滅了。然後是下一盞。再下一盞。黑暗像山崩一樣地淹沒了他們。

嘶嘶嘶嘶鏘

升降梯忽地滑落了幾秒，然後在一陣燃燒塑膠和金屬的惡臭中顫抖著停了下來。開啟的門只到他們腰部一半的高度。閃爍的指示燈顯示著「Z」層。

「……然後用火焰噴射器給他們好看。你有聽見嗎，卡斯頓？」

「我有聽見，」卡斯頓說，同時往下方伸手，搭住Z層的升降梯門。他和漢娜一起將電梯拉到最後一層的地面，然後放下他們的面甲，亦步亦趨地向前走去。

不尋常的寂靜主宰了這個地方。滿布灰塵、不時閃爍的照明為新型鋼鐵灑上了昏黃的色調。一個寫著「安全控制室」的標示指向分歧的通道深處。

「那邊一定有可以用的操作平台，」漢娜說。「先在那邊求援，然後看看附近有沒有逃生梯。」

卡斯頓讓她走在前面，因為眼前只剩下她的步槍還有子彈了。她在一個角落轉彎。他忽然有種預感，他們不會那麼簡單就找到逃生梯，如果真有什麼逃生梯，那些聯邦的士兵不會就這樣餓死在——

等等。

如果沒有逃生梯，那些異化蟲和刺蛇是怎麼出現的？

從背後傳來一陣輕微的爬搔聲。那是他們唯一得到的警告。

那隻蟲族蟑螂跳上新型鋼鐵的地面並一陣打滑；六隻腳爪的尖端在嘗試抓住地面時噴濺出火花。從牠長著尖刺的厚重甲殼底下，傳來一陣耀武揚威的嘶聲。漢娜快速轉身，笨拙地用已經失去手掌的裝甲前臂調整著C-14的高度。

「趴下，卡斯頓！」

卡斯頓不打算讓她獨自面對那隻怪物。實際上，他並不打算活著離開這個星球。他撲向那隻巨大的蟑螂，緊緊抓著牠好讓漢娜可以射擊……

蟑螂輕蔑地搖晃巨大的身軀，將他甩到牆上，金屬相碰發出一聲砰然巨響。漢娜開火了，電磁彈在蟲族蟑螂的護甲上彈跳著。火花四濺……

牠踉蹌地後退，喉嚨張了開來。時間的流逝彷彿變得緩慢。漢娜將步槍丟向卡斯頓……

蟑螂噴吐出大量的酸液。

漢娜踉蹌地後退，前半側的身軀覆滿了綠色發泡的液體。她重重坐到地板上，兩腿張開，然後向後倒了下來。

蟑螂揮舞著腳爪轉向卡斯頓。牠再次張開了嘴，酸液洶湧在牠的喉嚨之間……

一道純粹的思緒從空中投射進這條黑暗的地底通道。蟑螂身軀一震直瞪著他，唾液流淌出來。

然後牠用力將頭撞向新型鋼鐵，當場爆成一團黏漿。

卡斯頓帶著說不出的疲倦，緩緩靠向背後的牆壁。他蹣跚地爬過蟑螂的屍體，來到漢娜身邊。酸液已經蝕穿她的護甲，直透底下的地面。裡面沒有留下任何可辨識的人體形跡。

漢娜的步槍垂在他的手裡，卡斯頓沿著牆壁找到那隻伏擊他們的蟑螂所挖出的甬道。這條甬道的寬度完全夠他通過。

他胸前的照明燈微弱地劃破狹隘的黑暗。通道用傾斜的角度離開學院，直到新型鋼鐵變成了土壤。在蟑螂的分泌物作用下，土壤的表面形成了一層堅硬的外殼。接著，通道開始呈螺旋向上，卡斯頓便順著路走了半個小時。螺旋通道在某處展開了一條分支通往學院，卡斯頓知道如果順著分支前進，他會抵達凱爾和瓦倫的屍體倒下的地方。

他繼續爬著，直到他回到學院外的地面。

王蟲正等待著他。

不會眨眼、帶著紅色眼眶的綠色眼睛凝視著他，同時在評判著他。狂亂的恨意如同熔爐般翻騰，在牠滿是疤痕的軀體上鼓動著。在牠的後方，學院的廢墟歪斜地指著天空。

王蟲在盯著他的眼神毫不鬆懈下，艱難地伸出一隻腳爪，並且在卡斯頓腳邊的土壤劃出一道修長蜿蜒的痕跡。

他低頭看著，開始理解一切緣由。

孤獨。王蟲是故意留他活口的。現在他們都只剩下自己了。

王蟲又凝視著他一會兒。然後牠的身軀鼓脹，漸漸地升起，轉身離去。

卡斯頓舉起他的步槍。然後渾身顫抖了起來。

王蟲是故意讓他單獨活下來的。牠想死在他手上。他殺死了另一隻王蟲，而綠眼想為此尋死。蟲族怎麼可能會在乎這些……？

他想起兩隻王蟲依偎在一起，彷彿在對話般的畫面。他忍不住去想著這些生物不尋常的智能，以及貝里是如何描述王蟲的原始物種可以存活數百年之久。他懷疑，如果與蟲群分離得夠久，一個遭到感染的生物是否有可能重新找回牠的記憶、牠的感情。

還有在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恐怖記憶後，如果能找到某個你仍惦記的對象，那該是多麼的美好……

他在一陣厭惡的哭喊聲中，用力地丟開了手中的步槍。

\*\*\*\*

我再次升起，飛向分割的地平線。

我的死亡並沒有降臨。我本來希望它能夠降臨。

我不想要記得。我不想再是獨一。

我不想繼續是我。我不想哀悼。

我越過了地平線。我回到了擁抱之中。我……

痛苦……

我……

我？

我們。

我們存在於我群平靜的擁抱之中。凱莉根，終將重返。我們，明白。

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我們不想要記得。

我們，是王蟲。

\*\*\*\*

太陽尚未升起，卡斯頓已經挖好了八個墓穴，並將屍骸放進去填上土。他將自己空蕩蕩的裝甲留在一旁，走進舊日聯邦首都那亡靈般的廢墟。救援隊總有一天會來，但他不想要獲救。獲救代表著再社會化。而再社會化代表著忘卻，而他不想忘卻。

某種動靜在他的眼中閃過，他抬頭望向天際。

散發著明亮天藍色的王蟲，在這個廢墟星球的遙遠天空中，緩緩地迎向黎明。

終了